



中國經濟現狀的鳥瞰

樊英

一 多災多難的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無疑地現為世界經濟構成之一環，但不是獨立的一環，而是附庸的一環，換言之，是殖民地的經濟——銷納帝國主義國家的剩餘商品並供給其工業所需之原料。因為這種情形，所以在世界經濟恐慌的時候，我國經濟（一般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都是一樣）所受打擊，就特別嚴重——獨占資本儘可能地把恐慌重荷轉嫁於我國經濟了。

此種轉嫁方式有二：

第一，有計畫有組織地在我國市場上進行傾銷政策；第二，因其本國各工業部門迷漫着不景氣而縮購原料，或首先採用本國及其屬地原料。尤其因我國稅不完全自主，稅率極低，和半殖民地的國際地位之故，更有利於這兩種政策之進行。

在過去這一年間的我國經濟生活中，此種現象，特別表現得明白。入口激增，出口激減，就是顯例。在市場上各方面都感覺到外貨傾銷之苦。比如洋粉，洋瓷，洋火等之傾銷，使我國這些微弱的民族工業部門，都漸次破產衰落；洋米之傾銷，使南方稍微可觀的一點豐收，米價慘跌至無可跌的地步。差不多每種洋貨，都是施行傾銷政策的。所以，先施永安這些大百貨公司『都感覺販賣國貨不如販賣洋貨利息反厚』至專靠輸出而生存的一些雜色金屬（如錫，銻，鎢，錫）生產，亦因出口停止，差不多完全停頓了。

所以，我國的經濟恐慌（Crisis），與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這一範疇之內容不同。後者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內在矛盾，即一方面生產力無限擴大與他方面人民窮困化而購買力降低，以致在若干期間（通常是八——十年一循環），生產過剩須經過恐慌道路來解決。恐慌一過，景氣又到來。而我國經濟恐慌，並不是本身生產過剩所致，而是

89700 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世界經濟恐慌所促成的，自東北事變和一二八事變發生以後，國民經濟益受影響。

我們可說，近二十年來內地各省經濟，因連年的軍閥混戰，而致破產；但東北三省尚在例外，受戰爭破壞影響較少。以是三省資本主義經濟，頗形發展，在我國國民經濟體系中，頗佔一重要地位。

比如單以對外貿易言，東三省為全國唯一的巨額出超的區域，其自民元至民二十對外貿易的發展（以大連、安東、哈爾濱三埠為代表）有如下表：

年	進口(海關兩)	佔全國入口總值之百分比	出口(海關兩)	佔全國出口總值之百分比
民國元年	5,000,000	10.5%	8,000,000	13.0%
民國二十年	11,000,000	10.0%	35,000,000	31.6%

由此表可見東北三省民二十出口額，幾乎要佔全國出口總額三分之一。同時，同年三省流入內地貨物計達一萬四千餘萬兩，而由內地各口輸入三省各口貨物計達七千萬兩，其與內地經濟關係之密切，概可想見。這還不算，近十年來，北方數省破產失業的農民，流入東三省以謀生計的，年以百萬計。這是說內地若干省區農村矛盾，亦得一緩和。但是九一八後，『黃金地帶』的滿洲被日本帝國主義用暴力從中國國民經濟體系中搶劫去了！這加於中國經濟之打擊，不想可知。

現今東三省官辦或私有大企業，如礦山事業，鐵道，大工廠，發電廠，已被日人攫去；小事業因遭不斷軍事行動，全行倒閉，如哈爾濱油房，

大小五十餘家，在去年上半年僅有兩家營業，但自七月後，已全行關門。其他交通事業如電報，郵政，航業與夫海關行政和鹽稅收入，於七八月間亦概被日人相繼佔去。這就是說，從去年以後，我國國際收支，更陷於不利，民族工業市場更形狹小。（註一）國家財政更要拮据破產；不但內地破產失業農民再無像以前那樣出路，且將因日帝國主義在三省之暴行，人民不能安居樂業，而反要大量向內地流入的，換言之，即要加強內地若干省區農村矛盾的。

至於一二八事變給與我國經濟之打擊，亦不在小。小小民族工業，適多在戰區，全被日本帝國主義飛機大砲所毀。據最近一不完全的統計（註二）此次事變直接間接所受損失，連公私機關，學校，房產，商店，工廠，住戶合計不下一九四、六〇六、三六二、八一元，其中被害工廠，小達九六五家，直接間接損失達五九、八一四、七二〇、三二二元；被害商戶達五七一九家，直接間接損失達四九、四九二、五〇八、一〇元！且因上海為全國唯一經濟中心之關係，在戰事期間，交通斷絕，金融吃緊，影響其他各地所受損失，尚不能以數計的。

（註一）比如過去江蘇通海紗布每年輸入東三省數量達二十餘萬匹，營是項事業之紗布號家，大小凡四十餘家，賴以生存之人民達六十餘萬，但自九一八後，紗布運銷東北，業已完全絕跡了。

（註二）見上海市社會局市商會會計師公會三機關所組織賑災損失調查所最近所公佈者，戰區災戶達十萬，但登記戶數僅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一份，故這兒所舉數字，遠不能代表全部損失。

除上面所說臨時發生的重大事變所及於國民經濟的影響而外，尚有國際貸借平衡之虧絀。我國近數十年來對外貿易，為不斷巨額的入超，同時又給帝國主義者擔負有大量賠款和借款，每年還本付息，亦要溢出一筆鉅款。賴以填補者為本身出口貨，華僑自國外匯款，外人在華遊歷費用及教會事業投資等，但這幾項在去年都是極端不景氣的，因而去年我國國際收支虧短之額，更無比增大。

(一) 去年居全國輸出總值三分之一的滿洲巨額出口，已不能算作我國全體出口之一部分。據張公權氏之計算，滿洲之喪失，單在我國國際收入方面，每年要損失四萬萬七千餘萬兩。

(二) 華僑匯款，去年亦特別減少，因世界經濟恐慌，到處尖銳，同時，帝國主義本國及其殖民地，又限制華僑入境，並嗾使土人特別苛待和排斥（如墨西哥朝鮮，南洋羣島），以致影響華僑事業破產，且近年來僑外營商者，亦大形減少。過去每年華僑匯回款項，據一般計算，總數在兩萬萬左右，但今據熟悉者預料，至多不過一萬萬元左右，換言之，就減少了一倍多！

(三) 因各帝國主義國家迷漫着極尖銳的經濟恐慌之故，外人遊華之費用及教會事業投資，亦必激減無疑。

以上三項總計起來，去年我國國際收入要特別短少五萬萬餘元。而且去年入超又特別激增，至九月份止，入超額已達四萬四千六百餘萬兩，可知全年當在六萬萬以上至七萬萬兩，即比前年（為五萬二千

五百餘萬兩）多一萬五千餘萬兩。那麼去年我國國際貸借總計至少要虧短七萬萬元以上的了。

苛捐雜稅之繁劇亦國民經濟的致命傷。本來全國稅制統一和徵稅手續簡單化，乃為商品流通亦即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必要條件，但這一條件，迄今在我國還是沒有的。前年雖明令取消厘金制度，但是軍閥割據地盤，巧立名目，私增稅捐，仍不減於昔。這是大家週知的事實，用不到舉出許多例證。

二 中國經濟恐慌之深度

我國經濟的恐慌，事實是自一九二一年起。蓋是年前六——七年間，適值帝國主義者正在互相火併，對華輸出激減（除日外），我民族資本主義遂得以乘機突飛發展；是年後，世界資本主義臨時穩定，各國經濟漸次恢復，帝國主義者又『回到東方』，力謀恢復在華市場上以前的勢力，以是我國民族工業不堪與價廉物美的洋貨競爭，遂呈不景氣以至衰落。此種恐慌，便成慢性的，從未終止；復內經一九二八——三〇年數次牽動全國的混戰，及一九三〇年的北方大旱災和前年全國的大水災，與夫東北和一二八事變，外加空前的世界經濟恐慌，迄今更其銳利化了。

我國這種慢性的日益加深的經濟恐慌，因我國經濟統計不完全，不能描繪其全景和深度。不過，我們在這兒可用幾個間接方法，來嘗試

89702 一下。

(一) 關於工業方面，因我國完全不製造機器，可用機器輸入額以測之。近十年來我國歷年機器入口值，以美金計之如下：

機器入口總值及指數表 (註三)

年	關兩與美元兌換率		入口值關兩		折美金元數		指 數
	元兌換率	(單位千)	(單位千)	(單位千元)			
一九二一年	〇·七六	五七, 三二八	四三, 五六九	一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〇·〇八	二八, 〇三六	二二, 四二九	五一·四七			
一九二五年	〇·八四	一六, 七二一	一四, 〇四五	三二·二三			
一九二七年	〇·六九	一九, 七四三	一三, 六二三	三一·二八			
一九二九年	〇·六五	三三, 八四七	二二, 〇〇一	五〇·四九			
一九三〇年	〇·四六	四七, 四五九	二一, 八三一	五〇·一七			
一九三一年	〇·三四	四四, 八七五	一五, 二五八	三五·〇二			
一九三二年	〇·三六	三, 八九三	一, 四三四	三九·四九			
一月	〇·三六	二, 二八一	八一·四	二二·四一			
二月	〇·三六	二, 一五七	七七·七	二一·九三			
三月	〇·三四	三, 九七九	一, 三五二	三七·二〇			
四月	〇·三三	三, 〇六七	一, 〇二二	二七·八一			
五月	〇·三三	三, 三八九	一, 一一八	三〇·七六			
六月	〇·三二	二, 三二〇	七四·二	二〇·四三			
七月	〇·三三	二, 六一〇	八六·一	二三·七一			
八月	〇·三三	一, 二七一	三五·〇〇	二七·九一			
一九三一年每月平均數							
一九三二年前八月每月平均數							

我們看到，我國機器入口，自一九二二年後暴跌；二一九三二年前八個月每月平均機器入口額，僅及一九二一年每月平均數五分之一多些；去年前八個月每月平均機器入口，且比前年每月平均數少百分之七。我國工業化之停止，與經濟衰落，概可想見。

同時，將我國唯一民族工業——紡織業之發展，試一分析，亦可證明上述論證之不錯。據方顯廷君方法 (註四)，把我國紡織業的發展，分為四期，以一九三〇年紡錠總數作為一〇〇，則各時期所設置錠數情形如下：

年	份	設置錠數
草創時期	一九〇〇——一九〇四	一五·〇〇
漸興時期	一九〇五——一九一三	八·一七
勃興時期	一九一四——一九二五	七二·五二
衰落時期	一九二五——迄今	四·二〇

(二) 我國歷年進口貨，在海關冊上看去，似乎年有增加，但實際上這是銀價跌落，貨值折成關平兩之增加，貨量並未增加的，請看下表：

曆年進口貨物量指數表 (註五)	一九三二年一月
一九二六年	一〇〇·〇
一九二七年	八四·〇
一九二八年	一〇三·七
一九二九年	一〇四·五
一九三〇年	九二·〇
一九三一年	八四·五
平均數	七七·六

我們看到，自一九二九年後，我國進口貨額，實地是下降的，而在去年尤甚，每月平均數要比一九二六年減百分之二三多。我國人民購買力之降低和市場之縮小，概可想見，此種市場縮小的痛苦，自然首先是由民族工業負荷了。

(三)我國尚是以農立國——全人口百分之七五至八〇尚以農爲生——理應每年有巨量糧食出口，但事實相反，則每年卻有大量糧食進口，以及幾種主要農產品——也是主要出口品——之減少，在證明我國農業的深遠危機。將近三年來糧食的入口額，列表於後：

	米(千擔)	麥粉(千袋)	小麥(千擔)
一九三〇年	一九,九九一	一八八	二,七六一
一九三一年	一〇,七四一	八八九	七三三(包括美借麥)
一九三二年前九月	一八,二九八	五,五七一	一一,八五三

我們看到，一九三二年前九月米之入口，幾比去年全年多一倍了。

(註三)這兒海關兩與美金元兌換率，是以上海規銀當年對美平均匯率折合而成。

(註四)見經濟統計季刊一卷三期防君一文，頁三九五。

(註五)由經濟統計季刊一卷三期五六七頁一表中所摘出。

三 民族工業之現狀

89703
重工業的進步爲經濟發達的重要因素，但我國的基本工業幼稚得萬分可憐。製造生產工具的機器工業是沒有的；鋼鐵業僅漢陽鐵廠

一所，業已破產；新式採鐵業完全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控制之下，所採鐵砂與生鐵百分之九十須依條約運至日本的熔礦廠去。所以在這一項之下，僅可敘述者，惟煤業、電氣業與雜色金屬而已。

(一)煤業 我國煤層蘊藏最富位置較便利的煤礦(如開灤、撫順)，亦全在外人手裏。其餘民族煤業，多設備不周，規模不大，年來亦多衰敗。東三省官商所辦各礦，自九一八事變後，全被日人佔去。民族煤業中唯一最大的山東棗莊中興煤礦公司，其年產百萬噸，主要運銷上海無錫等處，達四十萬噸，但今春因滬戰影響，銷路停滯，生產額激減；夏季後復因日煤在滬傾銷(註六)亦不能恢復其原有地位。晉北各煤礦因平綏路運費太昂，不能與價廉之開灤煤和撫順煤在平津競爭。(註七)也日趨衰落。博山煤礦，在七八月間，因雷雨連綿，博山山洪暴發，各礦多被淹沒，無法開採，且運煤輕便鐵道，亦被水冲毀，積存之煤，無法運出，於是博山煤礦遂等於完全停業。同時，博山煤礦，亦因日煤在青在滬傾銷(註八)「已將大半破產或歇業」。總之，今年民族煤業，始受滬戰影響，復遭日煤傾銷，與夫運費昂貴，可斷言多半生產是減少或營業不振的。

這兒還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在日煤絕銷之地，如廣東，國煤亦不能佔有其市場，反爲洋煤所奪去，從此亦可看出我國運輸之不便利和處處受外貨之阻礙。

廣東煤入口表

煤種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日本煤	無	七二〇噸
台灣煤	無	五六,〇〇〇噸
撫順煤	無	一二五,四二四噸
開平煤	七二,二〇〇噸	二六,一二〇噸
印度煤	七一,六六二噸	一三〇噸
華北煤	八,七七〇噸	九三〇噸
南非煤	三,二〇三噸	無
鴻基煤	二一,八九一噸	二五,五八三噸
海防煤	三四,三四五噸	二二,九九六噸
其他	五三,四二七噸	三三,二九〇噸

(二) 雜色金屬 我國所產錫,錫,錳,全是供給帝國主義國家的,年來因世界經濟恐慌,價格跌落,出口激減,此種金屬生產,便首先受其打擊。其今年產額,更比往年激減,請看下表:

湖南錫銻等礦產額表(註九)

礦種	十九年下半年	二十年上半年	二十年下半年	二十一年上半年
錫砂	二六〇.一噸	七〇噸	八二噸	六七噸
純錫	六,三七七.五噸	一,六六九噸	八一六噸	一,八六二噸
生錫	八一三噸	二六三噸	五七九噸	七三七噸
錫銻	七一噸	一三〇噸	七五噸	三〇〇噸
錳砂	三,三九一噸	九〇五噸	五噸	二二噸
鉛砂	一三噸	—	—	三六〇

(三) 電氣業 近年來我國電氣事業,較有發展,但電廠大多數仍為取光之用,用作原動力者尚少。計現在全國電廠出力共約九十九萬克羅瓦特時數,而上海公共租界電廠一所已佔去十六萬了。此外上海尚有兩三家大電氣品工廠,可製造電燈泡及電氣所用另件。

(註六) 如秋季撫順煤在滬每噸只售十元,中興煤運滬須售十八元。

(註七) 如晉北煤由平綏路運至平津,每噸即須費七元七角,其他雜費尚不在內,而日煤在津售價,亦不過八元而已!

(註八) 如日煤在青島每噸只售八元,而博山煤因膠路運費昂貴,成本重,運至青島,已貴於日煤,到上海更不論了。

(註九) 見湖南實業雜誌,第一七五期,三七—四二頁。

關於輕工業方面,國民努力的成績亦無可觀。

(一) 紡織業 這一年間紡織業之情況如下:

A 中外紗廠之消長——據最近華商紗廠聯合會調查,全國紡織界現狀有如下表:

場數	華商	日商	英商	總數
1 場數	六	四	三	三
2 紡績錠數	二,五九九,〇〇〇	一,七五七,二〇〇	一七〇,六〇〇	四,五二六,八〇〇
3 線錠	四一,七五	二〇,四〇〇	—	六二,一五〇
4 布機數	三,五九	一,三〇六	二,六二	四,九一七

在這一年間,上海因抵制日貨較久,日商紗廠未有若何發展,且有數廠一部分密售於華商之說。但日商紗廠勢力在別地,卻顯然增長。如在青島是。

青島日商紗廠一九三二年上半年發展表

項目	一九三二年上半年	比前年年增加
安置錠數	一,七一六,九五六	一五,二〇八
線系錠數	二,三三三,五八八	一三,六七一
布機數	一五,四〇〇	七二二

B 生產狀況 因我國一般經濟恐慌之故,去年南方雖有微弱

的抵制日貨運動，而我國民族紡織業並未若有何繁榮。茲舉兩件事實如下：

一九三二年各地客幫成交紗數表（單位包）

幫口	二十年上半年	二十一年上半年
長江各幫合計	九二，二五三	五九，〇〇一
華北各幫合計	四二，六二五	八，三七八
華南各幫合計	四六，一一七	六二，三二八
南洋幫	一，七八五	二四五
洋行	一，八三〇	
日本	一，七五〇	
雜幫	一，二八四	二，九九〇
同業	七，九九八	一三，四四七
總計	一一七九，六五二	一四六，三八九

我們看到一九三二年上半年成交數，要比前年同期約減少二分之一，僅華南成交數，略有增加。

一九三二年人鐘牌紗價表（依最高價每包以兩為單位）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支人鐘牌	一七·五〇	一七·〇〇	一七·〇〇	一五·〇〇
二十支大發牌	一七·五〇	一七·〇〇	一七·〇〇	一五·〇〇
一月	一七·五〇	一七·〇〇	一七·〇〇	一五·〇〇
二月	一七·五〇	一七·〇〇	一七·〇〇	一五·〇〇
三月	一七·五〇	一七·〇〇	一七·〇〇	一五·〇〇
四月	一七·五〇	一七·〇〇	一七·〇〇	一五·〇〇
五月	一七·五〇	一七·〇〇	一七·〇〇	一五·〇〇
六月	一七·五〇	一七·〇〇	一七·〇〇	一五·〇〇
七月	一七·五〇	一七·〇〇	一七·〇〇	一五·〇〇

89705
是往下降的。再據華商紗廠聯合會統計，一九三二年上半年全國錠數

東方雜誌 第三十卷 第四號 中國經濟現狀的鳥瞰

雖比去年（四，〇五四，七九四）多，但消棉量（共一，〇四一，〇六二包）卻比去年同期（一，一四九，四二三包）減少，而平均停錠鐘點亦由去年同期二，〇五〇增至一，三七六了。

（二）絲業 據最近調查，全國機器繅絲廠約三百二十餘家，其中江浙兩省佔一百八十五家。年來因世界經濟恐慌，絲價慘跌，我國絲業遭受嚴重打擊。比如上海共有絲廠一〇六家，在一九三〇年開工者尚有七十家；在去年減至三十六家；在一九三二年復因滬戰，絲廠多在戰區，全被摧毀，未毀者亦皆停閉；至夏季後，始有十餘家開工。同時，加以日絲在海外傾銷，華絲價格益跌，更影響內地絲業，率多破產或歇業。如杭州四家絲廠「一九三一年繅絲一千二百七十擔，總值一百十四萬三千元。今年兩廠停歇，留存的兩廠，到六月底為止，只出絲一百七十六擔，總值十一萬八千元。」「綢廠在一九三一年尚有五十四家，今年只維持五十家。機戶從前全市將近一萬家，到一九三一年祇剩二千五百九十戶，機六千一百六十八台，工人九千零十五人。一九三二年一二月間完全停頓，五月間工作的祇有一千零三十八戶，機二千四百六十七台，工人三千三百餘人。生貨機戶在一九二八年有五百家，機千台，一九三二年僅存二百五十戶，機四百八十台。包工機戶在一九二八年有六百七十五家，機一千三百五十台。一九三二年只維持一百二十家，機二百四十台，其凋敝狀況，極可想見。」（註十）無錫在絲業全盛時，有絲廠五十餘家，去春開工者只兩家，夏季以來，開工者二十家。華南絲業中心

89706

順德，從前絲廠大小有三百餘家，去年開業者僅十餘家，且均係由積存舊繭勉強開工，其能否繼續營業，尚難決定，現計停業絲廠損失之資本，總在千餘萬元。

其次以去年度絲之出口激減，立可看出絲業之恐慌程度。

上海生絲出口統計表(年度是以先年一月一日起至次年正月月底止計算)(註十一)

運往地	一九二〇年度	一九二一年度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總計
			自一月至五月	自五月至一月	
歐洲	三, 六六包	三, 六六包	八, 六六包	二, 二二包	二, 二二包
亞非洲	三, 六六包	三, 六六包	五, 六六包	五, 六六包	二, 〇〇包
美洲	三, 六六包				
總計	三, 六六包				

我們看到去年度絲之出口僅及前年度二分之一弱，前前年度三分之一且不足。而去年正月至五月所輸出之數量，僅抵前年六月至十二月輸出額之三分之一。

再請看絲價吧，茲以上海高等廠絲為例(以擔計)(註十二)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月	一, 二七四兩	一, 〇〇二兩
二月	一, 二八〇兩	九〇〇兩
三月	一, 二八〇兩	九六〇兩
四月	一, 二九六兩	八六八兩
五月	一, 一四五兩	七三三兩
六月	一, 一八〇兩	六五〇兩

一九三二年上半年內，絲價跌了三百五十餘兩。

(三) 麵粉和火柴業 據最近調查，全國共有麵粉廠一九三家。

火柴廠一百八十九家。但這兩門民族工業，是多災多難的我國民族工業中更多災多難者。年來受洋粉洋火柴——尤其瑞典火柴——之傾銷競爭，多已破產或倒閉，此為人衆週知之事，以篇幅關係，恕不詳述。

(註十) 見申報月刊第五期世界經濟恐慌下之中國經濟一文。

(註十一) 見上海銀行調查部所編二十一年上半年商情之回顧一文。

(註十二) 同註二。

其他，雜色工業亦幼稚得可憐，雜色工業製品，我國向來仰給於舶來品，尤以日貨為最。但以其需資不大，經營較易之故，年來國人仿造者日漸增多，尤其在去年，因南方有微弱的抵制日貨運動，更見蓬勃。其中顯著者如橡膠工業(計單在上海有二百餘家，但規模較大者僅數家；廣州有二十一家。其出品全係鞋底、套鞋及玩具等在今年營業均較佳。)玻璃器業、油墨業、化妝品、製帽業等是。不過此種企業資本不大，根基不固，容易興盛，也容易倒閉的。

四 農業的現狀

(一) 穀類 去年農產依地域講起來，在北方數省，如甘陝及河南一部分，因上冬降雪過多，加以春間黑霜成災，以致小麥收成不佳；夏末秋初，全部北方，多霖雨連綿，又成水災(如山西河北)因之秋收亦不好；惟寧夏、綏遠兩地，收成尚可。中部及南方各省，米之收穫尚豐；東北各省，因暴日侵略，不斷軍事行動，人民不能安居樂業，自然種植不佳，收

穫不良，且北滿遭空前大水災，人民受害更鉅。

(二) 工藝作物 如棉、絲、茶、蔗、煙、菸及大豆等，收成良好不一。

A 棉花 據中華棉業統計會公佈，去年全國棉產與過去數年比較如下表：

年 度	棉田(千畝)	皮棉產額(千擔)
一九二八年	三一, 九二六	八, 八三九
一九二九年	三三, 八一	七, 五八七
一九三〇年	三七, 五九三	八, 八〇九
一九三一年	三一, 六三八	六, 四〇〇
一九三二年	三七, 〇八七	一〇, 八二九

計去年比前年約增加百分之七〇。以地域論，北方各省冀魯豫均比前年增加，山西因水災略減，陝西因苦旱和雹災，差不多比前年要減少一半；長江流域各省，均比前年增加。

B 蠶繭 近年來因絲業不振，所以影響蠶業亦鉅。繭價跌落(如浙省前年各種蠶繭價格，合計最高為八十元，最低為三十五元，一九三二年最高則為三十六元，最低為十五元)且無出路，以致農民將桑田改種其他植物，益以一九三二年春季天氣不佳，春繭收成亦大減。比如浙省一九三二年度春繭收成共約十萬擔左右，尚不及前年十分之四。秋繭收成約七、八成。又如嘉興原有繭行百餘家，一九三二年只開十五家；杭州華洋繭行有九十六家，一九三二年洋商全行關門，華商營業只八——九家；海寧原有繭行百餘家，一九三二年只存在二十一家……以浙省如此，其他各地，概可想見。

C 茶葉 我國茶葉，近十餘年來受日印茶之排擠，已在世界市場上一落千丈。據最近調查，全國茶葉產量僅約四百五十萬擔左右，以地域論如下表：

地 域	種植地(畝)	出產量(擔)
河南	二一, 一四八	五四四
山西	一〇一	一一
江蘇	一四四, 四五〇	七, 七八七
安徽	七五〇, 一〇九	四九九, 二八七
江西	一, 二〇八, 〇〇二	一九七, 三六九
福建	二二, 四七五	九三, 五一〇
浙江	八八五, 九七七	三二二, 七七〇
湖北	五二一, 七七五	四一七, 六九八
湖南	六九四, 五八七	三三九, 九一九
陝西	二, 三四八	九〇六
廣東	四四, 八四三	一六三, 六二一
廣西	七七, 八八八	三〇二, 一〇五
貴州	一, 六四五	二七八, 五四九
合計	四, 四七五, 九二八	四, 四九九, 四四五

(三) 災害 災害一九三二年多見於北方。陝省黑霜、冰雹、霖雨成災的計三十七縣，且春季陝北鼠疫蔓延，死人數千。安徽西南飛蝗成災，損害面積頗廣。豫省水旱，風霜、蝗雹成災的，達六十縣。晉省虎疫十縣，死人數萬；雹災五縣；又霖雨成災，汾水泛濫，被災區達四五縣，淹沒田地七十餘萬畝，淹斃人民二百多名，毀房一萬二千餘間，災民七十餘萬人。北滿大水災，更是人所共知的。

(四) 『剪刀問題』之銳利化 我國農產物價格與工業品價

89708 格，相差甚遠，尤於每年收穫前後，差異更鉅。每歲青黃不接之際，糧價騰貴，到收穫後，則大跌而特跌，前後相差，在內地甚達十餘元。此種現象，在一九三二年更其嚴重。比如安徽在收穫後，稻價每擔跌至一元數角，米價每石跌至兩三元；江西在收穫後，早稻每擔跌至二元五角，較次兩元

一角，米價每石五元八角，較次五元七角；浙省『本非產米之區』於收穫後，米價暴跌，每石僅值五元有奇；即以上海論，四五月間值洋十五元以上之米，九十月間亦跌至八九元。此種現象原因，並不在於去年如何我國各地豐收生產過剩，而是在於洋米傾銷和國內交通不便，與夫軍閥割據，全國無統一市場，商品流通受阻之故。

(五) 對外貿易 因為農工業的凋敝，故對外貿易亦陷於悲觀境地，試看下述各項。

(一) 一九三二年我國的對外貿易特徵，是入口格外增加，出口格外減少，因而入超額打破以前一切紀錄。而且我們在前邊業已說過，這一巨額入超，是表示我國財富白白流出，其他填補是很少的。

一九三二年中國對外貿易數值表(單位千兩關)

年	進口淨數		出口數	
	數值	指數(註一)	數值	指數
一九二八年	一,五五,六六	一〇〇	九二,三三	一〇〇
一九二九年	一,二五,七九	八一	一〇一,六六	一一〇
一九三〇年	一,三九,七五	九〇	一〇七,九三	一二〇
一九三一年	一,四三,四九	九二	一〇九,二五	一二〇
一九三二年前九月	一,七五,二五	一〇〇	一〇九,九七	一二〇

我們看到一九三二年前八個月入口額已比一九二六年多，但出口額則尚短百分之十四，入超額約達四萬萬，預計全年將在六萬萬以上至七萬萬！

(二) 若將這一年我國對外貿易商品，加一分析，顯然證明了我國經濟之殖民地性和農村經濟之衰敗。入口方面則以工業品和食品為最多；而出口方面則以食品 and 原料為最多。若將去年上半年(一月至六月)海關冊商品分類表稍一變更，則得如下結果：

類別	進口		出口	
	數值(千金單位)	百分比	數值	百分比
飲食品	三三,三九	三三	三三,三三	四二
工業品	一〇,一六	一〇	七,一六	三三
原料及半製品(包括烟草)	四三,九五	四三	七,二六	三三
生產工具(機器,交通工具有金屬品等)	〇,四三	〇	〇,三三	〇
雜貨	一〇,五五	一〇	三,六六	一
總計	五六,三三	一〇〇	五七,六六	一〇〇

顯然，在入口方面，中國工業所需要的生產工具和原料兩者，僅佔入口總值百分之三九，而飲食和工業製品竟約佔百分之六十；在出口方面表示中國工業發展的工業製品，僅佔總值出口總額百分之二三，而原料和食品出口達四分之三！

(三) 在一九三二年我國進口貿易上，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利益，發生了一大變動。我們知道在世界大戰前，中國進口貿易中久居第一位者為英，次為日，再次為美。世界大戰將此關係為之一變，英降至第

三、日躍居第一，美居第二，此關係值保持至一九三〇年。至九一八事變後，形勢又爲之一變。美躍居第一，日降至第二，英仍居第三。且在數量上，英美對華輸出，絕對相對均曾激增，而日猛降。茲將去年前八個月英日美三國對華輸出，以表比較於下：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前	
	數值(千海關兩)	百分比	數值	百分比	數值(千元)	百分比
英	二〇,二六	八·五	三三,六五	八·六	三三,六五	二·〇
日及台灣	三七,一五	二四·六	三〇,一四	二〇·七	一七,四五	一四·〇
美及檀香山	三三,四〇	一七·五	三三,一四	三三·四	三三,三三	二五·五

我們看到，英比去年增了約百分之三，美增了百分之四，而日則約減了三分之一。這是說，英日美三帝國主義在中國市場的鬭爭，將益要尖銳化。

(四) 以埠別言，去年前八個月各主要商埠出入口百分比如下

	上海		天津		廣州		青島		大連	
	數值	百分比	數值	百分比	數值	百分比	數值	百分比	數值	百分比
一九二九年	四八·七五	八·九〇	三·二六	三·五七	一一·八一					
一九三〇年	五一·一八	七·八四	三·八五	三·五二	一〇·三〇					
一九三一年	五七·四二	七·五三	三·八四	三·二八	七·九二					
一九三二年前										
一月至六月	四五·九八	八·六六	四·七六	四·六一	九·六四					
七月	五一·三七	一二·六五	六·五一	四·六八						
八月	五五·二三	一一·三七	五·三四	四·五〇						

東方雜誌 第三十卷 第四號 中國經濟現狀的鳥瞰

出口方面

一九二九年	三五·八四	八·一一	七·三九	三·六七	二·三四一
一九三〇年	三四·九四	八·一〇	六·七五	四·七三	二〇·四〇
一九三一年	三一·一九	一〇·〇二	六·九〇	四·九五	二·三一七
一九三二年前					
一月	二〇·〇四	九·九一	五·一八	五·二二	二七·二七
六月	五〇·四四	一七·二一	九·五四	五·三一	
七月	四九·五二	一三·六二	九·三九	六·三七	
八月					

由上兩表，顯然可看出，不論在進口方面或出口方面，上海都居我國對外貿易之中心地位，尤其在進口方面，上海於近幾年來，竟居進口總值之過半數，且逐年上升（去年一月至六月下降者，顯然是由於一二八事變之故），這表現着帝國主義爲上海鬭爭之激化。

(五) 我國對外貿易，於己更不利之一點，就是我國輸出品全係農產品，即資本有機構成很低者，而輸入品多係工業品，即資本有機構成很高者，換一句話說，帝國主義者可以少量商品換得中國更多的貨物。在這一點上，茲引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統計季刊編者（註三十）所作一極有趣味的統計如下：

中國對外貿易物交易率指數表	
淨交易率	總交易率
一九二六年	一〇〇·〇
一九二七年	一〇一·一
一九二八年	九八·二
一九二九年	一〇二·四
一九三〇年	一〇七·〇
一九三一年	一四〇·〇

一九三二年		
一月	一三七·九	八三·〇
二月	一四一·〇	一二四·〇
三月	一四四·〇	一〇一·六
四月	一四七·三	七四·四
五月	一四七·七	八一·二
六月	一五三·四	一一四·〇

我們看到『淨交易率，與一九二六年相較，其對中國之不利更加甚。因輸入物價之上騰與輸出物價之下降，一九二六年每一單位輸出品可以易得之外貨，本季（一九三二年第二季）以內必須以一個半單位之物品方能易得。……六月與一九二六年較，輸出物量須增加百分之十四，方能易得一九二六年同量之物品。』註（十四）

（註十三）見經濟統計季刊第一卷三期五六七頁。

（註十四）同上季刊編者說明語，見同期五六七——五六八頁。

五 結 語

我們由一九三二這一年間之我國經濟生活，很明白的看出，中國

民族資本主義之發展道路上，尙擺着許多困難和障礙，這些困難和障礙不除去，中國經濟休想「復興」。

我們知道，社會生產力發展至一定階段，即與生產關係發生衝突——受後者諸種束縛，不能前進。今日的我國經濟，所以陷於如此長期慢性的衰落，即是此理。帝國主義之壓迫與侵略，及軍閥割據，全國市場之不統一，與夫農村經濟破產，大多數農民赤貧化，因而民族資本主義國內市場之狹小等，這就是阻止中國經濟向前發展之諸障礙。日常的經濟生活事實，在在證明了這一點。

年來關於振興我國經濟，我們聽到了好多的所建議的方法。但這些方法旋被事實粉碎了。即使民族資本，苟且圖安，僥倖於萬一，再發展像滿洲那樣的一個區域和像上海那樣的一個工業中心，但終脫不了帝國主義者之暗算，和軍閥之摧毀！

所以，要振興，要發展中國經濟，唯一道路只有肅清上述諸障礙——推翻帝國主義在華之統治勢力和掃除國內一切半封建制度。一九三二年的我國經濟，就是有力的教訓。